

四個「十號仔」

握手、抱抱，同屬性情中人的尼馬也感謝小男好意，輕吻對方額頭，這一幕，觸動了無數人。

剛剛仙逝、當時仍臥病在床的巴西球王比利亦寫了一封信，安慰並鼓勵尼馬，希望他振作。信中內容擲地有聲，叫人動容。比利說：「孩子（尼馬），我已經八十二歲了，但我仍希望可以支持你再走下去。我的國家隊入球紀錄是在半個世紀前寫下的，一直沒有人能接近它，可是你如今卻做到了，可見你的出類拔萃。你的傳奇還遠遠未完，還有無數人等着被你啟發，沒有其他事情比代表祖國爭取榮譽更讓人高興。以後，我將繼續為你的精湛球技和每顆進球而振臂歡呼。」（現在球王只能夠在天堂歡呼了。）

三四十歲在人生階段屬於青壯年，可是在講求體能與速度的運動場上則屬於老將了。三十七歲的克羅地亞隊長莫迪歷卻用表現告訴觀眾，三十七歲都可以征戰世界盃賽場，而且還是正選登場。曾經歷克

羅地亞獨立戰爭並因此失去至親的莫迪歷比賽時鬥志特別旺盛，用經驗、技術和拚勁，助克軍贏得季軍，演繹了何謂「老」而彌堅。對我來說，莫迪歷亦是這次世界盃的大贏家，因為他戰勝了歲月，贏得了尊重。

二〇一八年便以十九歲之齡捧起大力神盃的麥巴比，兩屆世界盃合共攻進十二球，今次只差一點點就能憑一己之力協助法國蟬聯冠軍，可惜他的隊友栽在十二碼上，功敗垂成。在決賽上演帽子戲法仍無法奪冠，可幸麥巴比年僅二十四歲，來日方長，以他爐火純青的腳法，加冕成新一代球王，指日可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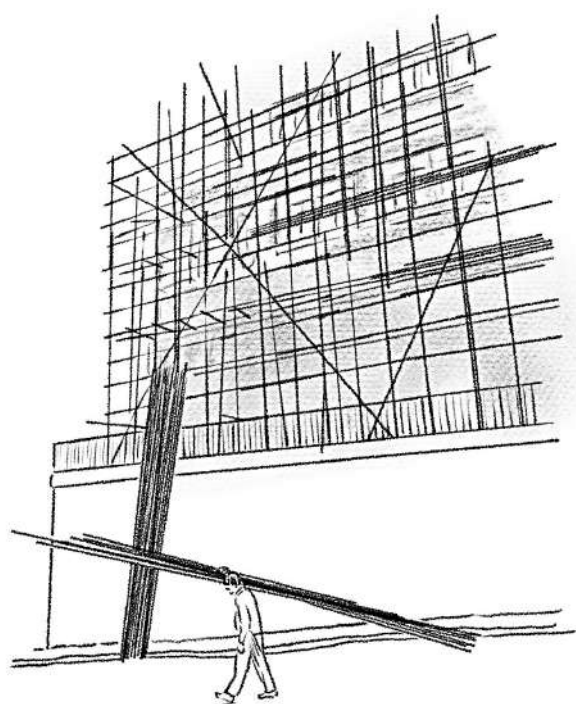
集萬千寵愛在一身的阿根廷十號終於登上世界之巔，其出神入化的技術及豐功偉績就不用我贅言了。正如比利所言，這個冠軍獎盃是美斯應得的，恭喜他圓夢。

這四個「十號仔」在今屆世界盃多番讓萬千球迷欣喜若狂、黯然神傷、感動流涕，我便是其中之一。

時地人

梁貝爾

一人之力，力從地起。



如是我見

周軒諾

相信球迷都知道，十號球衣的主人象徵着一支足球隊的核心靈魂，真材實料的足球員才配得上穿十號球衣。雖然世界盃已經曲終人散，然而，有四個「十號仔」卻讓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四人分別是：巴西隊十號尼馬、克羅地亞隊十號莫迪歷、法國隊十號麥巴比以及阿根廷隊十號美斯。

尼馬，一位令人又愛又恨的足球天才。首場小組賽被敵衛九次侵犯導致足踝腫脹，傳媒拍到的影像清晰可見其右腳足踝脹得有如一個乒乓球，但他仍忍痛為球隊奉獻，捱多十一分鐘才示意要退下火線，這種鬥志真值得點讚。八強賽，他為巴西攻進一粒可圈可點的进球，可惜森巴軍還是在互射十二碼時不敵對手。比賽甫結束，尼馬淚如雨下，對方球員比列錫的兒子見狀，特意跑入球場安慰尼馬，與其

在不安的世界安靜地活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最近幾年，世界大變樣，人心亦然；香港也旁觀了許多的聚散離別還有人來人往。朋友最近出差一個月，去了紐約和倫敦。大家都是幾年沒出門，她出發前就說，這次要幫大家看看歐美的生活近況，跟香港比起來究竟哪裏更宜居。

紐約最先被她否定：物價高，小費打點大方得要去到兩成，公共交通設施和城市基建殘破落後。總想繞路的出租車司機和城市治安的隱患，且先不表。她對倫敦的印象尚佳：城市漂亮且有文化底蘊，工作生活很平衡，收入水平有性價比，除了最近頻發的各類罷工事件影響了生活的便利，總體感覺還是比較適合家庭生活。

雖我上一次去倫敦已經十多年之久，我的印象已經模糊，只記得客氣而克制的倫敦音，百看不厭的博物館，還有被倫敦十月的小風吹到瑟瑟發抖的我。紐約在我心目中是《欲望都市》裏凱莉和她的朋友們精彩生活的大舞台，多元，時尚，現代，有趣，可這全部的美好都被朋友的一句話擊得粉碎：冬天在紐約室外每走一步路都是煎熬。也許，凱莉和她的朋友們擁有了太多的愛，所以她們不怕冷。

我一直有個理論：買房子買地

段，選城市選氣候。香港對我而言是個很好的選擇。我喜歡這裏的氣候：沒有嚴寒，一年當中氣溫低過十攝氏度的日子不多，容易忍耐；夏季稍許漫長，可是緊湊的城市空間、優良的城市基建和空調的廣泛普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暑氣和燥熱。

海洋性氣候也讓這裏全年的日夜溫差相對溫和，空氣濕潤不乾燥。拜溫潤的氣候所賜，即便冬季在戶外行山郊遊，山海相鄰之間依然是滿目蒼翠，深深淺淺的綠意，夾着些許的紅褐焦黃，還有四季無休競相開放的各色花朵點綴其間。實在是讓人對大自然的慷慨饋贈心生感激。

我有一個學姐，他們當時趕上了出國留學的熱潮，基本都是清華北大名校轉美國藤校，然後留美定居養育二代的路線。她在美國學習工作了好多年並結婚生子，因為她先生是香港人，他們又在十多年前回流返港。

我問她：在香港生活好還是美國好？她說：哪有什麼好不好，無非就是家和在哪裏，就要安定在哪裏罷了。安定了，習慣了，也就離不開了。

朋友飛出去大半个地球歸來，依然覺得香港最好；也許是香港真的好，也許是我們學會也習慣了在不安的世界裏安靜地活。三年多來，第一次，我覺得即便原地不動也很好。知足，常樂。



自由談

吳捷

「旦」，字形像日出於地平，意為破曉，轉意為白天或正月第一日。先民見平原漠漠，旭日初升，刻於龜甲，銘於鼎彝，簡潔形象，沿用至今。

有沒有在周圍的世界一塊塊崩塌時，去海邊看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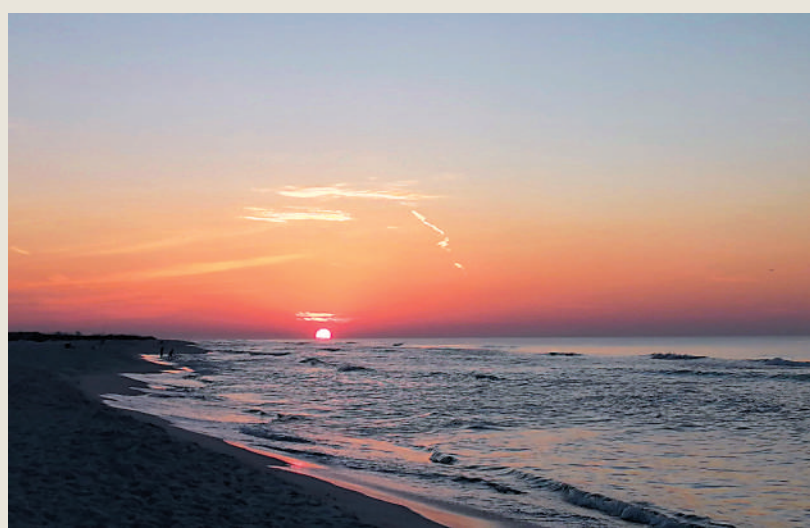
二〇二〇年三月，新冠疫情在美國蔓延，股市在八個交易日內熔断四次，人心惶惶。我關掉手機，去佛羅里達看海。日出時，西天疏星點點，東方的天色已燒成一片赤紅。海濤起伏，彷彿巨型生物有規則的呼吸。海鳥孤飛群翔，戲水逐浪。一隻淡棕色小螃蟹悄悄橫行而來，在我腳邊一門心思挖洞，把一鉗又一鉗的沙拋到洞外。方寸之外發生了什麼，牠毫不關心。

從那時至今，我又見到了大約一千次日出。太陽升升降落之際，疫情去來來，股市低高低高，人類生生死死，戰爭打打停停。奧地利猶太作家茨威格一九二六年底致信高爾基：「我們的任務是見證這一永無休止的進程，盡量真實而明確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十五年後茨威格流亡巴西，重讀法國人文主義作家蒙田的隨筆，有感而著《蒙田傳》：「我們這一代被命運拋入動盪不安的世界中，最宜讀蒙田。」「當你對理性和人類尊嚴懷疑並失望時，才會頌揚揚身處混亂而始終保持清醒正直的人。」蒙田認為，自我局限於一隅，心胸容易狹窄，會誇大雞毛蒜皮而快快不樂。茨威格說，如果能像蒙田一樣不介入、不張揚，為自己建造一個世界，「時代發生的一切對你就是無能為力的，時代的瘋狂也並非真正的苦難。」

但茨威格未能踐行蒙田之道，於珍珠港事件後不久自殺。他有所不知，彼時距攻克柏林只有不到三年零三個月。其自傳《昨日的世界》回憶自己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一個安全的黃金時代。」晚年納粹橫行，生活一向優裕的他失去一切，深愛的歐洲文明遭徹底破壞，所以在自傳末章引用莎劇《凱撒大帝》：「羅馬的太陽已落，我們的白晝已逝。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逼近，我們的專業化為灰燼。」

日出日落，是習慣成自然的說

日昇歲新



佛羅里達灣島國家海灘的日出。

作者供圖

法。太陽並不升落，晝夜輪替只因地球自轉。若你能懸浮於宇宙空間，巡天遙看，可見太陽系裹挾着地球，銀河系拖曳着太陽系等萬萬星河，都在恆運動之中。銀河系約四十億年後還會撞上迎面飛來的仙女座M31星系，屆時，你的後裔（或許已進化為迴形針形狀，好像亦舒《紫微願》裏的外星人）將躬逢盛事。他們會不會憶起四十億年前銀河系角落的一粒微塵上老祖先的悲歡離合，一如我們回想起三十四億年前掙扎求存的細菌和藍藻？

四維八方，大海翻騰，群山靜默，星雲聚合。每天何處無日出？每年何曾無元旦？只因我們拘於環境和常規，被小小的喜怒哀樂絲絲縷縷縛住，咬不破自己的繭，把生活過成了機械或混亂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有機會常看到或念及碧海、旭日、繁星，想到地球生物的習性皆如四季和晝夜，要受星球旋轉的影響，想到須臾與無窮、滄海與一粟在巨大參照系之下本無分別，想到運動變化乃宇宙常態，就能在星焚陸沉之際，建成一座蒙田式的心靈堡壘。躲進去修煉《九陰真經》或靜候風雪消弭，都隨你。

過去三年，也許你辛苦草創的事業、精心謀劃的藍圖，都被無常雨打風吹去。你難免會如茨威格一樣沮喪、絕望，希望有個神奇按鈕，按下它，就能飛越苦悶的時光，直達並永駐「常態」或「完美」。然而，順流逆流、五味雜陳的每一天都是生命的一環，尺璧寸陰，有誰希望把人生「快進」到底？明人祝世祿說「祈年莫若愛日」，與其祈求長壽，不如將每天過得充實愉悅。

「能愛日，可使一日為兩日，百年為千載。」因為歷史與人生變數雖多，漸變卻多於劇變，如白日經天而為晝，春秋代序而成年。功業無法一蹴而就，惡習尤需防微杜漸。每天持續工作、思考，即便頂風冒雪，即使看似重複，也能解焦慮、化憂愁，錙銖積累，開啟無限可能。

在海邊，我讀的是很應景的《潮騷》。黎明，漁夫出海，「人們在星光下勞動，漁船隨着眾人的吆喝聲一點點向海邊挪移，只有男人頭上纏的白色手巾格外顯眼。……每天的生計像單調而有力的漩渦，緊緊攥住這些人，使他們的身心從最深處燃燒起來。」較之三島由紀夫以撿巴為特色的眾多作品，《潮騷》獨樹一幟，是作者遊歷希臘後寫成的牧歌式小說。純樸健美、以海為生的男女主人公分別名為新治、初江（著名的電影版由三浦友和、山口百惠飾演）。新、初，好像小說發表時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日本，歷史翻開新篇，人人辛勤勞作，意氣風發。一日之計，始於黎明，終日勞動，帶來衣食之資、信心與希望。《潮騷》是對大海、青春和勞動的禮讚。

茨威格在自傳末尾寫道：「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與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才算真正生活過。」元旦拂曉，是地球自轉與公轉皆結束一周、周而復始之時。日出於地平，朝照新的一天，展開新年空白的長卷。讓這張潔白的宣紙滯澀灰暗還是絢爛多彩，都在於你。期盼最好的，無懼最糟的，放棄微小的努力，不拒絕重複的辛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冬季在香港行山。

作者供圖

兩遇「大耳窿」

HK人與事

黃秀蓮

「大耳窿」因何成為高利貸之俗稱？據說香港開埠初期，放貴利者多為頭纏白巾的嘍囉，他們喜歡在耳珠穿個大得誇張的洞，好把大如銀元的耳環佩戴。形象那麼鮮活，行徑那麼可恨，大耳窿便借代為吸血鬼了。俗稱之由來，是耶非耶？都不重要了，只要不遇上便平安大吉矣。

唉，怎麼我竟然會惹上「大耳窿」呢？猶記得那個早上，恰是辦公時間，手提電話響起，來電顯示出陌生號碼，對方是男士，說話態度流露出商業社會那種禮貌：「黃小姐，你是這菲傭的僱主吧，我是××財務公司的代表。」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天哪，怎會發生這種事？我勉強壓下張皇慌亂，用鎮定的聲調應對，讓對方先說明原委，我在不清楚之處發問。「何時開始借？借了多少？為什麼借貸額可達薪水十倍……」原來一抵埗就與魔鬼交易了，而且持續地借，舊債新債，正常利息與

過期利息交疊，息加息，債上債，本來不多的欠款，滾雪球一樣化為炸彈，猛然轟來……大千世界，數字魔法，紅塵迷眼，淵藪深不見底。菲傭為父母而聘請，姐姐先來，她温婉靈巧，勝過上一個百倍。她想替妹妹謀職，當時父親體力日見衰弱，大哥認為多請一個則人手鬆動。瑣事由我打點，合約經我手簽，傭傭合約當然有我的資料了。這妹妹忠勇得很，只是很不聰明，卻也料不到居然愚昧到這地步。為什麼手頭拮据，不跟我商量？只覺又氣又驚。

能吃「大耳窿」這行飯的，肯定有這數的本事；至於僱主的反應，也離不開幾種模式。我雖則從未跟這行業的人交手，可是菲傭欠債然後如何如何，耳聞目睹也着實不少，此刻可謂臨深履薄，未敢魯莽於一時。唯有表示先向菲傭了解詳情，暫且緩兵之計，好讓自己有充分時間來考慮。日光之下無新事，忽然想起好友曾面對同樣問題。她能夠本乎仁厚但不陷於

愚蠢，敢於與「大耳窿」博弈，卒之破解了難題。我心裏也有了主意，仿效這做法吧，其間，我與「大耳窿」，雙方都保持理性態度，終於達至平衡的和解方案。

那追數電話顯然有所預謀，直接打了給我，想是一旦談判不成，留後着，故此暫時沒有驚動我父母。倘若父親知悉了，一定憂心不已；萬一母親發現了，一定嘮叨不休。唉，那時父親尚在人間，一晃眼間已二十多年了。經驗，往往增進了智慧。

下一回，「大耳窿」還未現身，我已經感應到事有蹊蹺，魅影幢幢了。上一位住客搬走了，裝修師傅在鬆纏，接連兩天有信件從門縫塞進來。不經郵遞而派送入門已經夠奇怪了，還急於星火，接踵而來，信封面尤其透出邪氣，沒有回郵信箱，卻用電子圖章印上巨型電話號碼。閒雜人等，為何管理員沒有擋住呢？淋紅漆的景象觸目驚心，我得先發制人了。不

想電話給對方知道，又忘了按什麼鍵來隱藏號碼，唯有借用管理處電話。

跟上次不同，接電者殺氣騰騰，一副腔調潑皮無賴。我單刀直入，說明舊住客日前遷出了，「真？」「當然。」「可是兩天前同事在單位裏頭見到他們一家都在。」他杜撰故事來試探，我的回答堅定且冷峻。「那這兩封信應該怎樣退回？」「扔垃圾桶啦！」「好。」大概借了錢即刻搬家逃亡的為數不少，這爛仔也沒追問客下落，棘手的煩惱就在一通電話解決了。我的心跳動了好一會兒，才長吁一口氣。接連一段日子，仍帶着警覺，還叮嚀着師傅加倍留神。

元雜劇《寶蟾冤》的故事起自高利貸。在寶蟾之前，在寶蟾之後，在地球無數角落，悲苦的歌聲綿綿的，一路唱下去。可是，和着唱的一代復一代，愚蠢、迷茫、無奈、慘切地唱下去。